

內地高考狀元拋棄港校 香港錯過了什麼？

2005年的夏天，一篇題為《北京理科狀元放棄清華赴港科大，港校將北大、清華掃為二流大學》的文章，刷爆了各大報紙的頭條。

當時港科大負責內地招生的宋力徑在接受採訪時，更是毫不掩飾地喊起了狠話：“我們未來的目標就是內地最好的學生！總有一天，我們將打破北大清華的神話！”

狀元的選擇往往被看作高校實力的風向標，人才的流向則折射著地方發展的勢頭。

從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香港大學等8所高校面向內地招生起，香港共招收了上萬名內地尖端學子。

畢業後，這些奔赴維多利亞港的年輕人多半去了投行、券商等金融機構，或是世界500強企業，而如坐針氈的內地高校則為就業率、平均薪資久久不漲而苦苦掙扎……

人們想不到的是，短短十幾年，風向全然逆轉。

據相關報道統計，2019年，中國內地61位高考狀元竟無一人報考香港高校。

而國際高等教育信息機構QS公佈最新的世界大學排名，也無法為香港高校“挽尊”。清華大學位列全球第16位，遠遠地甩開了香港大學（25位）這位昔日排名碾壓內地高校的霸主。

而人們眼中的香港高校畢業生，也不再是光鮮亮麗的職場精英代表。金融就業形勢集體萎靡的背後，港漂圈裡雖然還有不少年入百萬的“人贏”畢業生，但靠的更可能是賣單價幾十萬的保險，或是成為培訓機構的頂尖名師。

那些年，很多人來了香港就沒打算回去；可沒想到現在，回到內地才是當下最好的出路。

遭受地產泡沫和金融危機的香港不再是高校人才的寵愛，一江之隔的“深圳小漁村”反而以“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標語吸引大批在港內地生回流。

聰明的內地高考狀元們早就捕捉到了風聲，一個個拋棄了香港這塊“國際化跳板”。要麼轉身回歸清北的懷抱，去創業、做碼農、當產品經理；要麼遠渡重洋，讀博、入職，等待回國爆發的機會。

從高考狀元們的“寵兒”到“棄兒”，從睥睨內地學府到排名節節敗退——人們不禁好奇，香港高校到底怎麼了？

上位

2005年，一位名叫李洋的海南考生以893（滿分900）成為當年全國聞名的海南理科狀元。然而，等待他的並不是夢寐以求的清華大學錄取通知書，而是海南省考試局的一紙禁令。海南省考試局認為，李洋高中期間在海南省就讀不滿2年，不滿足《海南省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報考條件暫行規定》，故取消其報考本科第一名的資格。

此令一出，全國沸騰，人們感慨一位狀元的悲劇似乎就此鑄成。

然而，事情的結局令人咋舌：香港城市大學以44萬港元的“狀元



2005年，李洋（右二）被香港城市大學錄取。



內地學生惠濤自殺後，同學看到血漬滴落在用作踏腳的椅墊上。



今日香港大學生許多已是熱衷於街頭運動的示威者。

獎學金”錄取了李洋，這所來自香港的高校在國內學子和家長心目中留下了幾分英雄色彩。

當年，英國《泰晤士報》公佈了2005年全球大學排行榜，北京大學名列第15位，超過日本東京大學等著名院校，名列亞洲第一。

奇怪的是，內地為北大“感到高興”的聲音非常少，網上反而到處充斥著“泰晤士報，你別忽悠中國人！”的評論，人們似乎還不適應國家當“老大”的滋味，西學東漸的記憶和韶光養晦的遺風，還飄蕩在90年代的中國大陸。

香港高校們趁勢一躍北上，在內地名校瓜分高分考生的盤子中，牢牢地插上了一根筷子，在盤子中翻檢，盡其可能地“夾”走了精華。

而對內地考生及家長而言，去香港上學是一次“低風險高收益”的教育投資，是穩賺不賠的買賣。他們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之外發現了新的蹊徑，在“一考定終身”中多了一個新的選擇。

當時《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發佈的一項調查顯示，如果同時

被香港知名大學和內地頂尖高校錄取的話，71.2%的考生更願意選擇香港的大學。港校在“狀元”中的吸引力曾一度令北大清華望塵莫及。

僅以北京為例，2005年之後的7年間，北京文理狀元一共有17位，其中11位選擇去港校就讀。

一份待遇豐厚且體面的工作，是階層最直觀的體現。香港高校顯然更能滿足畢業生高就業率、高收入、“麻雀變鳳凰”的人贏夢想。

2006年，香港大學等名校畢業生的平均薪水高於13萬港幣。即便是最普通的香港高校，畢業生薪水也能拿到10萬港幣的年薪。而同一年，內地應屆本科生的平均年收入才32746元。內地和香港在就業率也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香港大學的就業率幾乎高達99%，而內地高校畢業生中，直到5月份還未找到工作的大有人在——比例高達27.25%。

香港高校，成了越來越嚴峻的內地就業形勢中的一道亮光。

失寵

2010年3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林琳回到寢室，看到了讓她震驚而又絕望的一幕：一個嬌小的身體懸掛在水管上，電線雜亂地纏繞在室友草蓆潔白的脖頸間。

死者草惠濤，是2005年通過全國高考從廣西考取香港中文大學的內地學生，剛剛以一等榮譽學士身份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繼續留校攻讀經濟系碩士學位。

本來是有遠大前程的天之驕子，卻以內地生中第一位自殺的女大學生而被眾人所知。

這則消息引起了校方和全體在港學生的震動，香港多家刊物對此事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

然而，卻沒有一家刊物深入細緻地探索內地生在香港究竟遭遇了什麼，以及香港政府和各大高校應採取哪些措施避免悲劇的發生。只有草惠濤的一位同窗在網絡上這樣表達了自己的哀思：“理解你，香港畢竟是一個物質的社會。”

內地生來港不適應或受挫，並非是一個孤立事件。從2010年起，香港多家報紙都報道過內地生因不適應香港學習和生活感到抑鬱或自殺的情況。

兩地學生價值觀的隔閡折磨著他們的日常。譬如一位曾在香港讀書的內地生甚至這樣說道：“香港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找工作和賺錢，而內地生的人生目標不同，因為他們想要創業，為自己創造美好的未來。”

而畢業後的出路，則更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曾有香港校長這樣自信地說：“我們的學生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

很多領獎學金的內地學生“很傻很天真”地認為，學校花了幾十萬港幣引一個內地人才，肯定在就業上會有傾斜政策出台，或者有什麼企業定向培養。

等到快畢業了，他們才發現，其實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畢業以後，他們完全要依靠自身能力加入殘酷的市場競爭。而此時的香港，錯過了新一輪的產業升級，依舊靠著金融和房地產兩條路支撐——留給內地生的就業機會不多了。

一面是港島中環半山，豪宅林立，跑車成群結隊；另一面是深水埗、天水圍，逼仄的格子鋪公屋。許多內地學生來之前幻想過前者的生活，殊不知掙扎在貧困線的才是沉默的大多數。

與此同時，香港高校似乎也沒有那麼歡迎內地學生了。

2011年，內地生就已經佔到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群體的90%。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表了態：過分依賴單一生源市場只會令風險增加，與我們邁向國際化目標不符。

曾一度以香港高校為榜樣的內地高校，也漸漸摸索出自己的道路。他們發現香港高校角色分明、各自為營的策略已過時。高校再不整合資源，就不能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了。

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上發表的講話，被看作是“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的開始。這一計劃又名“2011計劃”，和“211工程”和“985工程”一起，成為了內地高等教育發展的三駕馬車，建設“高校強國”的號角，傳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

對比一江之隔的香港，卻開始流行一個很“喪”的說法：80年代的大學是真金白銀，值錢貨色。90年代的大學是鍍金鋪金，有些值錢可以保持。21世紀的大學是破銅爛鐵，可有可無。

失足

2015年，一位名叫張恒的港漂

青年登上了太平山頂，看著中環鱗次櫛比的霓虹燈倒映在維多利亞灣，在即將可以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前夕，他卻買下了一張回深圳的高鐵票。臨走前，他寫下了一篇《香港，請將我遺忘》：“在大陸，過去到香港讀書是一種榮耀，很多時候只有高考狀元才可以。但現在，很明顯已經不是這樣了，我的離開也許只是個案，但會不會無意間代表了很多港漂的態度，香港對我們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像張恒一樣想要“逃離香港”的年輕人還有很多，另外一位是高考狀元劉丁寧。

2013年，遼寧省文科狀元劉丁寧在被香港大學錄取後，僅入學一個月便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退學復讀。一年後，當她再次以文科狀元出現在人們的視野時，她毅然報考了北京大學。

不是所有人都能擔得起劉丁寧這樣的“二次選擇”，但她的故事確實令許多內地考生家長打起了退堂鼓：連狀元都不去香港了，追逐港校是否一個正確選擇？

申請數據的逐年遞減，似乎印證著高考試元們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高校的失寵，意味著人才的流失，而這背後的真相，是經濟的“失策”。

1970年到1994年，香港的人均GDP從925美元上升到21421美元，始終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此時的香港遍地是黃金，人們說著英式英語、喝下午茶、跳交際舞，紙醉金迷，風頭一時無二。

而從2001年到2014年，香港畢業生的月平均工資依然為1萬港幣出頭，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不同於內地程序员“百萬年薪”熱潮，在香港的應屆畢業生如果從事程序员的工作，起步工資大約10-12k港幣，僅相當於茶餐廳有經驗的洗碗工收入。

1997年香港回歸了，如果我們站在那個節點俯瞰世界，就會發現：谷歌才剛在開往加州的私家車庫裡誕生，距離上市彷彿天方夜譚；國內的阿里、騰訊僅是10個人構成的小團伙；馬雲還不是“爸爸”，還只是長相平平的小伙子。當時的香港，科學、技術、人才、資本，哪個方面不能殺殺大陸？

結果，互聯網沒做起來，數碼港被搞成了房地產開發。

1997年回歸時，香港的經濟規模是1.21萬億人民幣，相當於北、上、廣、深等9個大陸前沿城市GDP的總和。到今日，光是一個深圳市，就已經將香港拋在了後面。

階層完全固化，年輕人看不到上升的通道。諷刺的是，得益於香港金融地產業發達起來的“四大家族”，其後代們紛紛跨洋出了國。一紙港大文憑，早已失去了當年的含金量。經濟的不景氣讓年輕人看不到希望，高校也不能再成為階層躍遷的有力工具，人們的失望轉而演化成一種強烈的反動情緒，將大學校園搞得烏煙瘴氣。

2015年1月，在香港大學就讀的大二女生葉璐珊參加學生會競選，由於被起底是“內地人”而飽受指責和攻擊，“政治不正確”、“蝗蟲”、“有殺錯無放過”等港校學生的呼聲分外讓內地生心寒擔憂。

有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過去那一代香港人是看過世界的，今天香港的年輕人就只看過香港。”

香港的高校裡，甚至容納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For your many sides, there's Nationwide.

We Serve: GA, AL, TN, SC, NC, TX

Chinese Agents: Hank, irene, eric, David, Beatrice
(678) 205-0333
3980 P'TREE INDUSTRIAL BLVD. # 100
DULUTH, GA 30096

Products underwritten by Nationwide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and Affiliated Companies. Home Office: Columbus, OH 43215.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guidelines, review, and approval. Availability varies. Nationwide, Nationwide Is On Your Side, and the Nationwide N and Eagle are service marks of Nationwide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2016 Nationwide CPO-0836A0 (08/16) 7975252